

訴不盡的血淚

——香港工人生活實錄

《香港工人》月刊編・香港朝陽出版社出版

訴 不 盡 的 血 淚

——香港工人生活實錄

《香港工人》月刊編

香 港 朝 陽 出 版 社

訴不盡的血淚

——香港工人生活實錄

出版者：香港朝陽出版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

印刷者：大千印刷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定價：港幣一元七角

一九七六年一月初版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三次印刷

前 言

香港，這是一個號稱“現代化”的城市，到處是高樓大廈，滿街是汽車；入夜，霓虹燈閃耀着彩色的光芒。有人不斷地吹噓這裏的“繁榮”。

但是，香港畢竟只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無盡的苦難，和勞苦大眾結成不解之緣。“工業事故”的死傷數字，按年遞增，製造出一批批孤兒寡婦；新機器代替人手，失業、疾病伴隨而來。工人們不斷為維護自己的權益而進行團結鬥爭。

這幾年來，蘇美兩霸爭奪加劇，世界很不安寧。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經濟衰退，香港統治階層和壟斷財團競相轉嫁危機。香港工人，在受到更殘酷的壓迫的時候，更體會到兩霸的爭奪和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帶給工人們苦難的根源。

這本小書，收集了十個發生在香港工人中的真實故事，試圖以報告文學形式來反映香港工人在政治上受壓迫、在經濟上受剝削、在思想上受腐蝕的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工人的團結互助和鬥爭事實。

我們出版這本書，主要是想通過香港工人們的真實事例，讓讀者認識此時此地勞苦大眾受壓迫、受剝削的根源，

以及看清這個階級社會的實質。

本書的作者都是香港工人。他們用文學形式來反映生活還是一種嘗試，文章不免粗糙和不够深刻，但這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香港工人已經拿起了筆，親手寫出了自己的苦難生活、團結互助和對現實社會的控訴。

目 次

前 言

失業羣中的人家·····	文 初	1
楊瑛的一家·····	青 萍	9
賭風毒霧下的一家·····	黎 芳	21
多技難傍身·····	卓 琪	41
苦難的青衣塘·····	華 强	48
在“華麗”的酒店裏·····	何 祥	56
阿鳳的遭遇·····	盧 明	61
海上的“奇蹟”·····	偉 志	68
在高樓大廈的背後·····	李 輝	86
司機與禁區·····	周一球	90

失業羣中的人家

服裝工人 文 初

很普通的一個徙置區——現在被稱做“新邨”了。

徙置區也好，新區也好，新邨也好，改變一下名稱，並沒有改變這裏的貧窮。

特別是在不景氣的年頭，這裏，籠罩着失業的陰影。

中間走廊的盡頭，品字形的三伙人家。

三家的門全開着，人都走出來了，圍着其中的一家。這一家門前，還擺着一輛鐵製的運貨手推車。

人聲嘈雜。

“他們要搬胡嫂的衣車，聽說是老胡沒有繼續交分期。”

“老胡幾個月沒工開了，靠胡嫂車幾個錢公仔衫，怎能讓他們把衣車搬去！”

“胡嫂還在車公仔衫呢！”

老胡屋子裏，胡嫂果然還在拚命的趕貨，一串串公仔衫垂在衣車下面。

但是，衣車公司的人不能再等了。

衣車給抬走，胡嫂含着淚，收拾地下的公仔衫——還沒

趕得及起貨呢。衣車沒有了，還不知怎樣埋尾。

其他兩家人同情地看着零亂的胡家，愛莫能助。對門的鄭叔問：“老胡呢？”

“籌錢交租去了。”胡嫂說：“還不知交了沒有？”

“我去找他！”鄭叔便跑下去，找老胡。

隔壁的楊家，沒有大人在家，只得幾個級高級低的孩子，眼見胡家這場“變故”，都感到惶然。一個六歲大的女孩哇一聲哭起來。

“別哭！”十二、三歲的大姐姐，穿着媽媽過長的衣服，把妹妹拉回家去：“回來穿珠仔！”

妹妹揩着淚回去，姐弟幾個，又圍坐着穿起珠仔來。六歲的妹妹還是一邊穿珠仔，一邊揩淚。

你說她為隔壁胡家的遭遇難過嗎？也許她是有所感觸。他們的媽媽，半個多月未回過家了。

他們的媽媽楊嫂，跑到離島當生果小販，已有半年，通常十天八天回來看孩子一次，這次却去得特別久，孩子們都記掛着。

十二、三歲的大家姐做了一家之主，她要照顧弟妹，又要領着弟妹穿珠仔。

他們的爸爸呢？

牆上，歪歪斜斜地掛着一張“全家福”照片，那是三年多前一家人合攝的；那時，小弟弟還未滿週歲。

照片中那個高大的男人，便是他們的爸爸老楊。照片拍了不久，老楊就不在世間了。

老楊夫婦都是幹拆船這一行的，由於這個行業時旺時淡，有工開時忙得透不過氣，沒工開就沒着落，所以大都“好天搵埋落雨柴”。

就在三年前的一天，夫婦倆一連忙了一個時期之後，都病倒了。楊嫂好幾天沒去開工，只有老楊恃自己比較頂得住，不管自己有點發燒，還是顛巍巍地走出家門去開工。

楊嫂當然知道，拆船要揮動沉重的大錘，老楊病中，是不是頂得住？

她正待呼喚老楊回來，別去開工了。但是，看到那一級高一級低的兒女，想到拆完這船，又不知幾時才有工開，她又能說什麼呢？

就在這天的中午，楊嫂剛準備吃飯。突然，同老楊一起開工的工友驚惶地跑來。楊嫂心中一驚：“難道老楊他……”。果然，工友帶來不幸的消息：老楊受傷了。

楊嫂急忙趕到海邊拆船工地，看見丈夫已奄奄一息了。在生活壓迫下，老楊被迫帶病開工；工地又根本沒有安全設備，他被船上的水桶塌下壓住，血肉模糊，未送醫院，就已經死了。

從此，家庭重担落在楊嫂肩上，由於丈夫在拆船工地慘死，楊嫂不再拆船，因為如果自己再出事，孩子們怎麼辦？她轉到紗廠做工，放工回來還穿珠仔。當時十歲左右的女兒也到五金廠做童工，勉強過活。到了一九七三年底，紗廠開始淡了，楊嫂每星期只能開工兩天，每月只得一百數十元收入，一家七口怎過活？楊嫂只好又到木箱廠當雜工。但隨着

行業不景，木箱廠也關閉了。楊嫂失業，只好轉行當小販。但市區內因失業人多，早已攤檔林立，她插不進去，只好帶着四歲大的最小的兒子，到離島向親戚借了隻小艇，在艇上賣點生果，希望賺點錢度日。其他孩子，便留在家裏穿珠仔。

這次，楊嫂半個多月沒回家，孩子們都牽掛着。這六歲的妹妹常常哭，眼淚鼻涕把臉都漿住了；大姊姊忙忙碌碌，也沒空替她洗。其他幾個，衣服又破又髒，像一羣小乞丐。他們一邊穿珠仔，一邊注意走廊，看有沒有媽媽的脚步聲。然而沒有，他們等到的是隔壁胡家的一場不幸。

這時候，對門的鄭叔，已經跑到新區辦事處，他找着老胡了。

只見老胡正在捱罵。那個年輕的區長，指着老胡說：“你每次都這樣遲才來交租，再這樣，你就搬走吧！”

老胡說：“我沒有錢才遲交啊！”

“沒有錢就不要住新區！”區長把他喝出去了。

鄭叔接着老胡，說：“只不過遲了幾天，就說要人家搬走！”

“真是不吃飯也得交租！”老胡說：“這還是求公仔衫廠的老闆娘借了一期糧，又去找幾個工友，才湊夠了來交的！”

“老胡，你的分期付款衣車剛給抬走了！”鄭叔這才說：“胡嫂的公仔衫還未起貨呢！”

“搬了？”老胡呆了一呆，搖搖頭：“想不到，我做了二十幾年時裝，現在連公仔衫都沒得做了！”

“你做了二十幾年時裝？”鄭叔好像有點意外：“我知道你在服裝店做，可不知你——”。

“人家都說我是老師傅，老行尊。”老胡苦笑：“十多歲就做時裝了，一兩年前還沒問題，但去年我開不足四個月工，時裝店關了一家又一家，我到處奔跑，不是沒有空位，就是說我年紀大了。唉，我不過四十多歲，這便老了麼？”

“那現在怎辦？”鄭叔問：“大人可以餓一兩餐，小孩却捱不得肚飢的！”

“對對，老鄭，我正要問你，哪一間米舖還有米賒呢？”老胡道：“我相熟的兩間，都前欠未清呢！”

“我也沒有辦法。”鄭叔說：“我是拿了屋證，到前邊那座的米舖去抵押，才賒了五十斤米的。”

“屋證在這裏，你帶我去！”

兩個走向前面那座徙置樓。

鄭叔，他是做塑膠的，在不景氣中，他也十個多月沒工開了。

膠業工人的收入本來就低。前幾年，工廠比較旺，鄭叔長期捱兩班，一天十六小時工作，還要妻子在家穿珠仔，每日得二、三元來幫補家用，才能勉強維持一家幾口。一九七三年大半年，塑膠業吹起淡風，鄭叔每星期只能開工二、三天。一家幾口，就連買米都不夠。

鄭叔把過去節儉下來有限的現錢都用光了，滿以為過了淡季會好一些，想不到一九七四年初，工廠更淡，鄭叔被解

僱了。

失業後，鄭叔東奔西跑，尋親訪友找職業。轉眼半年，一天工都沒得開，只好先把兩個月大的女兒送了給人。唯一讀書的三女兒也被迫停學，在家幫母親穿珠仔。一家人日穿夜穿，只不過得三幾元。想無可想，又把一個兒子寄放在外婆家。當票一大疊，不少已經過時，未過時的，眼看也沒辦法去贖了。

前幾天，他搬了五十斤米回家，老胡還以為他有辦法，誰知已出到最後一招，連屋證都拿去押了！

老胡也押了屋證，除了五十斤米。鄭叔幫着他，抬回家裏。

樓梯上，遇了楊嫂。

楊嫂帶着四歲的小兒子，拖着疲乏的身軀回來。

“楊嫂，這次去得很久啊！”鄭叔說：“兒女們都記掛得很呢！”

“有什麼辦法？世界不景，買生果的人都少了。”楊嫂道：“生果賣不出去，多歇一天就爛掉，回來一趟，又要花許多車船錢！”

楊嫂還未入屋，那六歲的女兒就哭着撲出來了。那幾個大的放下手中穿着的珠仔，呆呆地看着憔悴的媽媽。

楊嫂看見這幾個衣衫襤褸，穿珠仔穿得頭昏眼花的幼小兒女，也不覺一陣心酸。

她的心難過，而且還有隱隱的憂心，連生果都要賣不下

去了，以後，又能做什麼呢？

楊嫂正拿起毛巾，倒了一盆水，給六歲的女兒揩臉，却聽見外面走廊上忽然熱鬧起來。鄭叔在喊：“老陳，進來坐，你怎麼又來了？”老胡也喊：“老陳，這邊坐吧！”

“是老陳！”楊嫂也驚喜地站起來，正待走出去打招呼，老陳却踏進她家來了。

“楊嫂，那麼巧，你在家！”老陳道：“還是先來探望你。回來多久了？”

“剛進屋！”楊嫂道：“老陳，請坐。唉，屋子亂得很！”她一邊收拾着。

老胡、鄭叔都進來了，胡嫂也收拾着她那未起貨的公仔衫，站在門邊。

“工會派我，又來問候你們三家。”老陳道：“你們三家都登記了失業，都是困難戶，近來又怎麼了？”

鄭叔和老胡相對苦笑，向老陳道：~~老陳~~，有你來，我們就不怕！”

“我也失業了一年了。”老陳道：“不過，我們越是困難，就越要鼓起勇氣，互相幫助，依靠集體，依靠工友，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不景，帶給我們勞動人民苦難是太多，又何止我們四家人呢！”

“不錯，我的生果也少人買了！”楊嫂道：“老陳，你身強力壯，識做幾個行頭，也找不到工做，真是不成世界呵！”

“老胡的衣車也給人家抬回去了，公仔衫也車不成了。”鄭叔說。

“失業的威脅，我們也不只經過一次了。”老陳說：“我十二歲時，正是抗戰時期。我家在淪陷區的海豐，父母相繼餓死了。我到處流浪，要不是鄉親幫助，也早餓死了。來到香港，睡在街邊，不知被警察的皮靴踢過多少次，經常失業，跟鄭叔一起做了十年塑膠。雖然沒有家庭負擔，但平時有工做也只能糊口。失業一年，便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幾十年捱盡辛酸，真想過要自殺。要不是工友的關心，工會集體的幫助鼓勵，我陳某人不知死了多少次了。但我們不應當消極，一定要奮鬥下去！”

“胡嫂，不要怕，我去想辦法借架舊衣車來。”鄭叔道：“借不到時，就一起穿珠仔。老陳說，我們不應消極呀！”

想起了共同的遭遇，鄭叔、老胡夫婦、楊嫂，總算認識到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是如此帶來我們勞苦人的苦難。但大家一定要互相依靠，有工會把大家聯結在一起，大家就有面對困難的勇氣！

楊瑛的一家

製衣工人 青 萍

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罄竹難書；勞苦大眾的痛苦，數之不盡。楊瑛一家的遭遇，是萬千工人家庭中的一個例子。

一九七三年底，西方經濟危機風吹香港，失業半失業威脅着工人，多少工人爲生活愁。那是農曆除夕的深夜，正是有錢人家吃過“年夜飯”，通宵逛花市的時候，製衣青年女工楊瑛一家却陷於愁雲慘霧中。亞瑛又凍又餓，心力交疲，正朦朦朧朧地在床上蜷縮着。忽然吹來了一股凜冽的寒風，把她凍醒。“哎，關上的窗門怎麼打開了呢？”她從床上走下，急急去開窗，窗口擺着的一張櫈子險些把她摔倒。這時街上傳來一陣喧嚷聲，亞瑛才發覺母親不在床上，心中驀地一驚。

母親臨睡前的憔悴情緒浮現出來，亞瑛心中閃過一個可怕的預感。她撲到窗邊，往下一看，街道上圍了一堆人，喧鬧着，有些人還抬頭看，舉手指點……。“難道，媽媽她……”亞瑛彷彿全身墜進了冰窖裏，再也不敢想下去了。

“媽媽，媽媽！”她在房內高聲大叫，希望能夠把媽媽叫出來。四個弟妹都驚醒了，也一起高叫。但哪裏有媽媽的親

切的回音！亞瑛和弟妹們叫着“媽媽”，狂奔下樓。街道上，果然躺着渾身鮮血、奄奄一息的母親。五姐弟抱着母親的身體，呼天不應，叫地不聞，還等不到救傷車來，母親便斷了氣。

想不到在這個除夕，一家人只吃了一頓粥，母親便永遠離開了他們！亞瑛悲痛欲絕，她一次又一次地哭叫：

“媽媽，你為什麼這樣忍心拋下我們幾姐弟啊！”

當然，亞瑛也知道媽媽不是“忍心”，忍心的是這個社會！十幾年的苦難日子在亞瑛的腦海中反覆翻騰。在這些日子裏，母親飽嘗辛酸苦楚，沒有停過勞動，沒有嘗過溫飽。倔強的母親，多少血淚的日子都咬着牙根捱過了，誰料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失業浪潮，最後竟奪了她的生命。

窮人的命為什麼這樣苦？亞瑛的母親用死控訴了這個吃人的社會。

楊瑛是汕頭人。二十多年前，她的父親因為在國民黨統治下無以為生，迫得離開妻子和剛滿週歲的楊瑛，跟同鄉的親友跑到香港做工。可是一去七年，杳無音訊。亞瑛的母親接不到丈夫的訊息，又不知道他到底是生還是死，便在十多年前，拖着年幼的亞瑛，從汕頭來到香港，找尋丈夫。

人海茫茫，到哪裏去找呢？步下火車，她們感到惘然，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養牛場當工人的姨父身上。姨父把她們接到牛奶公司薄扶林村的家裏。姨父很窮，一家七口生活困難，就住在牛棚裏。但窮人才知道窮人苦，姨父還是把她兩母女收容下來。年幼的楊瑛，初時還以為，住在牛場，無飯

吃都會有牛奶飲，但她從未沾過半滴牛奶哩。她開始懂得，這裏的一沙一石，一草一木都不是我們勞動人民所有。姨父的生活本來就十分困難，現在何堪再百上加斤呢？！姨父得了肺病，身體越來越瘦，可捉襟見肘的生活哪裏有餘錢看病？母女倆眼見及此，再不想加重姨父的負擔，只好天天奔跑，四處找尋父親的下落。經過一段時期，她們終於在青山道的一家小茶樓裏找到了做廚子的父親。

看到了父親，母親和亞瑛都嚇呆了；真是連發夢也想不到，千辛萬苦才找到的父親竟變成了這個樣子：他鬚長及胸，髮長到腰，面無表情，目光呆滯；見到她們母女倆時一些反應也沒有，是一個精神失常的人。原來他到香港後不久，由於環境的複雜，生活的重壓，便得了精神病。茶樓老闆利用他只懂得做工，不會支取工資的“特點”，不分日夜地迫使他勞動，替老闆賺錢；但老闆又怕他的怪模樣出現會嚇走了顧客，就把他關在濕漉漉的廚房裏，只在牆上開了個洞，讓他把菜弄好了就遞出來。奴隸般的奴役把亞瑛父親折磨得不似人形，兩頰深陷，衣衫襤褸，油污滿身。

母親十分痛心，離鄉時年輕力壯的大好青年，竟變成了這個樣子。但是能够找到父親，總是好的。茶樓老闆唯恐失去了這個不花錢的勞動力，竟想把母女倆趕出去，父親幾年的工資，老闆說什麼是她父親花光了，楊瑛父親又哪裏懂得爭辯呢？但身邊一個錢都沒有，又到哪裏去棲身？說盡了多少好話，她們才能從茶樓老闆手上“借了”十多塊錢，買了一張蓆、一個竹籬、一個火水爐、一個瓦煲，在茶樓附近一條小